

開放文學 – 風土人情 – 東尼東尼 卅六。

回到沙市時，正下著大雨，收音機廣播說，這是破近百年來記錄的豪雨，並呼籲市民要小心防範。這場雨下得真令人驚心膽顫，路上汪洋一片。汽車經過時，就像當年摩西切分紅海一樣，兩旁的水牆壁立，大家看得饒有趣味。由於雨勢太大，天地濛濛一片，雖然時值中午，視線卻不及十步。我們決定先送貝珍回去。東尼對她情殷意切，一再叮嚀要她晚上到危樓來。接著東尼送我、尼奧和秀子返回危樓，再送威瑪回家，順便還車。

這一趟旅行，我最滿意的是擺脫了威瑪。明知自己這種態度太不負責任，但是我不能為了顧全小節而誤了她一生。巴西人的愛情觀也令我悚然，換雙新鞋還要看合不合腳，而換個愛人卻只要秋波一轉，舊雨新歡馬上涇渭分明。

另一方面，我很為貝珍慶幸，她是個聰慧而賢淑的女性，終於以她的容忍與愛心感化了東尼。但是，以後呢？

我們每人扛著自己的背包，冒雨與斜坡石階上奔流的泥漿奮鬥。好不容易走到危樓下面，尼奧突然想到一件事，慘叫一聲：「糟了，我們的書！」

我這也才想起，我們的屋瓦都破了，平常一點小雨，屋裡都會灑的一地，像今天這樣豈不氾濫成災？

三個人急著三步併作兩步，急急爬上那陡窄的樓梯。那光景不像在爬樓梯，而是在游泳，上面的水如同潰決的瀑布，不斷的沖將下來。我們抱住樓梯板，手腳並用的往上爬。手上的包袱浸濕後，重量增加了好幾倍，我乾脆一口氣把它丟到樓板上。

這時，我早已把眼鏡取了下來，眼前是一道道飛瀑，各處霧氣迷漫。好不容易掙扎到了頂樓，才發現我們那個房間便是水源地。這場雨實在太猛烈了，破裂的屋瓦，彷彿是漏斗一般，把雨水撒得遍地，積水盈寸。

尼奧顧不得地濕，衝到門口，摸摸門下面，卻找不到鑰匙。門又緊緊地門著，他焦急地拍門大叫：「甘格！是我，快開門。」

門開了，沙爾索光著身子，渾身是水，他也不作客套，說了聲：「快來洗澡！」

一跨進大門，就看到一幅難得一見的奇景。屋裡水汽迷漫，晶簾四垂，雨水由天上瀉下，掛著無數條飛瀑。地上早已濕透，而且四處都有煙薰的痕跡，另外還擺了一些破舊的罐頭盆鍋，水花激盪劈啪淅瀝之聲，此起彼落。

除了沙爾索外，另外還有四五個赤裸的男女嬉皮，奔馳於一條條的水柱之間，忙著傾倒鍋罐中已經積滿的雨水。

尼奧早急得衝進了前面的工作間，我跟去一看。難得沙爾索細心，早把尼奧的書以及聖壇用具堆在一處，頂上居然還撐著一隻破傘，四周則蓋了一些已經濕透了的報紙。

尼奧吁了一口氣，不顧一身濕，感激地擁抱著沙爾索道：「辛苦你了！」

沙爾索喜上眉梢，笑嘻嘻地說：「雞殺死！這兩下了兩天了，第一天，我就求宇宙之神發善心，不要把我的大麻淋濕了。我趕回來一看，雞殺死！你的書都泡在水裡啦……」

「什麼？已經打濕了？」

「放心，有我在，怎會打濕！只是泡在水裡，我找了幾個朋友來幫忙，把大麻和你的書一起烤，雞殺死！燒了我好多張報紙，現在可淋不到雨了！」

尼奧一聽大驚，忙掀開濕淋淋的報紙，看到了下面心愛的書，不由得發出慘叫：「天啊！」面色剎時變得青白，全身無力的斜靠到牆上。

沙爾索還在解釋：「有幾本太髒了，我幫你洗了一下。」

雨仍然不停地漏著，尼奧衝上前去，狂亂地把一切掩體掀到一邊。那一本本被水浸得變了形的書，彷彿是舊牆上拆下來的報廢磚塊，有的已黏成了一團，有的則滴滴搭搭地滲著墨汁。再拿近一看，書頁都膠合了，竟沒有一本是乾的。

尼奧傷心得話都說不出來。秀子還想安慰他，一眼看到一捲花花綠綠的紙卷，她忙取過來，紙卷中還不停地滴著渾濁的彩色水珠。所有她視為珍寶的畫稿，都成了一張張的污紙。秀子也禁不住了，哭倒在尼奧的懷中。

窗外的驟雨被狂風捲著，撲在玻璃窗上，像是一幅流動透明的抽象畫。有時迅雷連番閃過，顯出了幾分的詭異。

沙市不常下雨，雖然屋瓦早已破舊失修，卻從來沒人理會。在這傾盆大雨下，竟是無處不漏。好在兩天來屋頂的積塵早已沖落，此刻一串串掛著的水珠，倒是清澈晶瑩。

尼奧和秀子早已沒有了主意，沙爾索才知道處理不當，惶恐地呆立在一旁。他赤條條的身上，冒著一縷縷的熱氣，一靜下來，便挨不過寒冷，身上起了一片片雞皮疙瘩。

我也覺得很冷，身上已經濕透了，想起丟在樓上的包裹，趕過去拿了來。但是，房中沒有一處乾地，這陣雨不過去，就無法安身。我四處一打量，心想何不在室內搭個帳篷呢？我們有的是被單，只要撐得妥當，至少可以暫時躲一下雨。

我看到那幾個嬉皮跑來跑去的在接水，便問沙爾索，他們在幹嘛？沙爾索正為尼奧的書感到自咎，這一下又有表功的機會了：「是我叫他們做的，那些罐子是接水用的，接滿了就倒掉！」

「這樣做是為了什麼？」我還是不懂。

「倒水呀！我們家裡漏雨的時候，也是這樣，不過罐子沒有這麼多。」

他實在是個好人，只是不知道腦中哪一根筋接錯了，我只好說：「這樣沒有用的，雨太大了，漏的地方也太多了。」

他面有難色地抓抓頭皮說：「到處都在下雨，罐子變成了寶貝。」

「我不是嫌罐子少，我是說這樣做沒有用。」跟這種人講理，實在有口難開。

「有用呀！他們再也沒有來罵了！」他急著辯解。

「誰來罵？」我被他弄得糊裡糊塗。

「樓下呀，他們說水漏到他們頭上啦，所以要用這些罐子接住呀！」

我這才知道他的苦心，不明究裡，幾乎冤枉了好人。果然，仔細一看，那些瓶瓶罐罐，都蓋在一些孔洞之上。雖然不能全部遮住，但已經比直接漏下去有所改善了。

我把沙爾索和他的朋友叫進工作間，找了些釘子，把幾床大被單釘在較高的牆上。另一端則用繩子繫起，斜斜拉向窗沿。一層不夠，下面再接一層，果然，這個簡陋的帳篷立即發生了作用。雨水集中在帳篷頂後，便直接流向窗外。

我們又在娛樂室和內間各釘了一個，雨水打在帳篷上的聲音，有如萬馬奔騰一般。情況略為改善了，大家又忙亂的把地洗乾淨，把東西收拾好，那些罐子也都功成身退。忙累了半天，這才喘過氣來。

尼奧和秀子默默地整理書籍，他們小心翼翼地把書一本本地分開，鋪在地上。先把沒有濕透的放到一邊，再逐頁檢查那些污染得難以辨認的，用毛巾一一擦拭。兩個人臉上身上，都還是濕漉漉的，不知是汗還是淚。

我不忍看他們傷心之狀，也幫不上忙，便到娛樂室中，與沙爾索的朋友躲到帳篷下休息。沙爾索對我的帳篷佩服得五體投地，他東看西看，忍不住問道：「中國人，你怎麼想到的？我怎麼想不到？」

「中國常鬧水災，我們有個老祖宗，教我們引水入海，我是向他學習的。」